

讀書通訊

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第八期

目錄

論·著

談好學生

講座——墨子論知識

讀書·指導·怎樣研究行政法

生活·指導·總裁四十年以前之讀書生活
閑話書燈

圖書·評介·方志今議

新書消息

文化新聞

會員通訊

陳劍脩

虞愚

范揚

鄭鶴聲

陶元珍

黎錦熙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

黃德傳·朱雲影

編輯兼發行

中國文化服務社讀書會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本刊登請) (本明查證字第二〇三號)

談好學生

陳劍修

會

不是例外。以孔子有弟子三千，而得魯國的好學生，大概同此類也。優秀的了，孔子最器重他的地方在一筆一劃，一吸一飲，在兩若八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所以孔子大獎一句：「既而回也！」此一孔子分別評論幾個學生說：「柴愚，魯也，回也，由也。」末了又說：「賢哉！回也！」

回也！其庶幾乎道矣！這話說得同出一轍。多麼愛護好學生的好學生，不像子貢那樣誇誇其詞。他的好學生，是出於我們推測孔子所認為「好學生」的標準，是在於他窮而憂，又憂而樂，用功等條件之下所構成的。又有一弟子路也，曾、冉、有、公西華等一羣子大站在孔子旁。孔子便徵他們把抱志願這一說出來，等到他們快說完了，忽然得首點點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斯人也。」更形容出好學生的標準是：何嘗讀書、活潑、而又愛好自由、都有變更，上述一是一安貧、學，一是一樂道、達生，一是一好學、可與自由的生活。這三種情形看起來，好學生的標準不一定相同。這種隨地而變，孔子對於一般學生那能夠循循善誘，如時雨化，所以說「不憤不啓，不誨不費，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非對不對三隅反的好學生，那就不算他爲壞學生不廢矣。

孔子是我們大家的太老師，他所需要的好學生，當然就是好學生。現在姑且用現代的思想去解釋一下。所謂「安貧」就是窮苦，爲了生活的困難。生活的困難這是一個人有志求學而且好學的學生成功的要素。因爲生活的困難，勢必至交際大廣，無謂的講課一天多一天，情形之中就佔據了青年大部份的時間和精力；這更還有什麼空暇和精力去工作呢？五年前逝去了的一個俄國心理學家而象生學家泡夫夫博士(Van Petrowskii Paulov)是可以做榜樣的。他生不碌碌的好學，生活也極其簡單，除了實驗室和家庭，幾乎沒有別的地方肯去，而且家庭內的事務又有一位雙月的夫替他料理清潔，因此他能夠專志的研究學問。以用了三十餘年的光陰，集中於高等動物心理學而產生泡夫夫博士(Van Petrowskii Paulov)是可以做榜樣的。

「窮而學」這是不明交時反對(Cordained Voice)的道理。以成爲國際性的學者。此，使我們相信一個學生要成功一個大學者或大科學家，不能單靠天賦的才能和才智，其五要的成敗秘訣，還是靠個人生活的修養。至於「勤」，尤其是學生生活，所以自可以包夫夫夫教授來做例子，他的父親是一位鄉村牧師，自然不富貴，泡夫夫夫教授來做例子，他的父親一位鄉村牧師，自然不富貴，泡夫夫夫教授來做例子，他的父親一位鄉村牧師，自然不富貴。

研究考得博士學位之後，聽見許多同學紛紛去找職業，他爲愛好心理學，仍繼續從事於學術的研究。我們讀「泡夫夫夫博士傳」時，很高興，說他當時和他的弟弟又一批朋友圍坐在一破舊的房子裏，談論得很高興，究竟生活是比常困難，幾乎沒有着落。後來他擔任大牧師，有的時候在夜間講課或做實驗，偶而備着油燈，還燃着兩根油燈，在那時候，燈光中，努力不懈的除去，絲毫沒有不耐耐苦耐勞！這種「安貧」好學生的精神，是這位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家所留下來的，值得我們所好學生迎上去。

關於「樂道」這學生工作的工夫，更難好學生去操練去。現在我們中國人似乎看慣了「一爭名取利」這風氣，在世界上是不容易遇見兩個清風亮節恬退守分的人。所謂「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簡直成了理想或神奇之詞！有一部份青年以為這社會是萬惡的環境，是「這括括的」，大家對感覺無路可走，不負責任，而且起米，也有人以為這世界沒有好人，那裏有好學生？因此在下意識中竟敢以政治舞台上的落伍人物，專門釣魚釣角，傾軋傾軋，不遺手段，只以「進行」「活動」爲目的，前赴後來的爭鬥，如此下去，怕要論「卑劣的政客心理」了，還夠得上叫做「好學生」嗎？我們不敢相信有多數的學生會這樣想這樣做，但據間接接觸所瞭解的，的確有一羣青年，雖然是居少數。但誠然是一件不幸的事！我們希望這羣風能與我們好學生手挽手，我們都知道了，人生是目的，固然是要求學問，但我們好學生手挽手，也要得到一些相當的物質享受，以增加生活上的安適。這豐富，但使四週圍彷彿都站著敵人，我們可憐人，人生間，顯出極度的緊張和險惡。一切的條件之一應該比一般人特別樂道這道。現在學什麼？將來做什麼？享受什麼？都用不着想。國家民族的復興，或人羣的進步，需要無數的青年，在技能上的努力，和成就，只靠有實際工夫，真正正正，並且極端切切去。一方面事業要等人去創，而維持，何敢於陷入絕境呢？一個好學生應該打點做一個好人，格外的鎮靜，冷淡，天真，易受外界的刺激，行若如事，而實在大有作爲，這即好學生樂道這道這道這道這道這道這道這道。

此外，好學生的標準還很多，各種說法不一，西哲關於青年學生修養的理論，尤不勝枚舉。這與我因爲時而知，姑且不不再說了。

講座 墨子論知識 虞愚

墨任公先三曰：墨子之所以愛者，曰愛與智、天志、尚同、兼愛、諸篇、墨子言之而弟子述之。仲九皆致愛之言也。經上下兩篇出自墨子自著，南北區者俱誦之，或述所聞，或參己意以為經說，而致智之言也。此論極是，墨子致愛之旨，容另文備論；茲將墨子論知識材料，理陳如次，先談知識之本質：

一 經 知：材也

說 知：(材)材字舊衍。知也者，所以知也。而不必知，(不字舊說)若眼。(舊作明從梁校改)

孫云：此言智之體也。新會梁氏曰：材，本能也。孟子云：非材之罪，不能盡其材，與此同義。此言知識第一要件，必依官體，猶今世生理學所謂感官，Receptor如眼、耳、鼻、舌、等是，此感官所以待以知也。然有之未必遂能知，例如眼所見，然有眼未必即能見，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是其然也。

二 經 求也

說 求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觀。

遺者，據所以知之官欲向一定之方向發動，以

講求新知也。略當百法明門之「尋」(Initial Application)「伺」(Watched Application)二心所。何謂尋？尋謂尋求，令心慮選，意言境顯，何謂伺？伺 伺察，令心慮選於意言境顯轉為性。此言知識維持主觀之條件未必遂得，例如眼而視物不能斷定果因真見，靈猶有誤思比虛之狀存焉。學云：謀慮有求。孫云：此文心部云：慮，謀思也。皆與此條相發揮，可值參考。

三 經 知：接也

說 知：知也者，以其知遇物而能親之，若見。

孫云：此言知覺之知。淮南子原道訓云：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性之害，好憎生，涉於情，非此則範圍。此言將所以知之感官與外界的事物相接觸而取其印象也。蓋人類精神與外界相接觸時，目遇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鼻遇之則有香，舌遇之則有味，色、聲、香、味似屬於外，而精神固已周備，內外相感觸，最先以其覺性者，知也。亦即感覺也。孫云：略當百法明門論之「受」心所。Verana (Feelings Arouned Byname) (成唯識論受心所立界說曰：「受謂領納領達俱非領納領性。領受為義。能起合離非二欲故，有作是說。受有二類：一境界受：謂領納。二自性

受，自領俱領。唯自性受，是受自明。以境界受，其餘相故，彼說非理，受定不緣俱領相故。若似醫生名領領者，似因之果應皆受性，又既受因，虛名因受。何名自性？若謂如王金諸國色。受謂領納，所生受註，名自性受，理亦不然，違百所執，不自證故，若不捨自性，名自性受。舉一切法皆是受自性。所按所說但誘嬰兒，誤導受，非共餘故，領領等相，定屬已言，名境界受，不共餘故。一。就即採取其狀態而取印象，人類心理上發生印象之程序，首由外物刺激感官，次通神經，更由神經傳人以至於腦，至此乃呈印象；及其時通境運，一念忽至，其印象固再呈現，如親見其物語，此皆感通識轉持前境之功能也。然僅有此接受外界之狀態而印象之，不能分別其何者為何，猶不能稱完整之知識。

四 經 知：明也

說 知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者，若明。

「知」字本當作「智」，此從道藏本吳鈔本，想字不見字音。疑當為智字之古文，非攻寫。云：此則知者之謂也。可證。孫云：知，即智字。則知者即智者。此言將所發動對象之官能而接受之，不足謂知識，必須感官所接受之印象，智慧抉擇之，分類，比較，綜合，有倫有則，轉所接受之印象，僅成一明確概念之謂也。即是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也。此條所言略當心理學之「知覺」。Perception。知覺云者，即將事物全體之印象，隨所領而表現於外，確認其性質，形態，大小，輕重，地位，

方向及其關係之關係者也。譬如粉筆於此，在感

覺則白過之而為白，毛觸之而為毛，各感覺隨其司

而不相混，此吾人之知識僅止於斯。則除色、聲、

等具體之認識外，宇宙間將無完整之認識，知覺即

心象之代表全體者也。結合此之認識局部之感覺

，雖其整個之活動。故一見粉筆，不惟能知其堅，

不惟知其白，并審其性之冷，其用之於書寫，而

成一分析比較綜合之作用焉。孫卿正名篇云：所以

知之在人，謂之知。知有合謂之智。亦此意也。

總上以觀。墨子之論知識之本質不外四種程序

：首先接受外界之器官。器官損壞，智識根本無由

而得。但僅有接受外界之器官，而不將此器官向一

定之範圍去活動，則外界之領域無限，知識亦無從

發生，然僅有向外界發動之器官而無外界以爲對象

，仍不能自生印象，故第三要件須與外界相接，受也

。有知活動之器官矣，有外境與官能相接，受也，

不將所知境與能知心打成一片，比較，分類，綜合

仍不能得完整之知識，故第四又須以其知物與其

知之也者也。前二屬能知之心理，第三屬所知之境

界，後一則能知與所知聯合而比較之。

知識之本質將所知境與能知心聯合固矣，惟此

聯合過程之條件又如何耶？墨子提出「時間」一

。與「空間」一。二觀念於組合智識之外也：

經 久：猶其時也。

說 久：合古今曰暮。

經 字：彌異所也。

說 字：家東而南北。(家古聲字，舊作家

，在西字下)。

舊本人上有「今」字。家無謂。家，維管兩下

，韻王二校，均以爲衍，餘執章氏亦云：「原父今

字」字，均以衍文。刪去，統法新說。孫云：非

衍，曲以之解有錯。今律章校改，新舍梁氏擇此兩

條云：異而俱一於一之，兩種演變。一曰久，

則時間觀念也。一曰字，則空間觀念也。淵，周偏

也。即相盈之義。古今曰暮，合而俱一於一，

則「久」之觀念成，東西南北雖異，兼而俱一於一

，則「字」之觀念成，例如能知一物自粉筆，成有

時空之關係存焉。知其堅物，即其白物之性，則時

間之組合，知其堅白兩性相盈而占一一定之方所，

則爲粉筆之空間觀念也。有此兩種觀念，然後知

始，聯絡。

知識之本質已如上述，從此知識從何而來，新

學之來源問題。墨子論知識之來源，共有三種：

經 知：聞，說，親。

說 知：傳受之，聞也。方不察，說也。身

親焉，親也。

人類所能得到知識持有三術：一曰聞知，二曰

說知，三曰親知。親知爲尙，說知次之，聞知又次

之，今以次論列：

一 身親焉，親也。親知，由五官感覺所得之

知識，此科學之所尙也。因明以爲「現量」，*Pratyak*

gyana (Perception) 唯佛地論所謂「世間極成

真實，如見青、黃、赤、白，吾知其爲顯色也。長

、短、方、圓，吾知其爲形色也。光、影、明、闇

，吾知其爲表色也。言、聲、風、林，手、擊、鼓，吾知其爲

聲也。沉、香，吾知其爲好香也。蒜、蔥，吾知其爲惡

香也。塊石，吾知其爲平等香也。苦、酸、甘、辛、

鹹，吾知其爲味也。輕、重、澀、滑、緩、急、冷

、暖、飢、渴、飽、力、勞、悶、癢、黏等，吾

知其爲觸也。渴、可知，暖而可知，雖此等易

也。現實驗證，以身親焉，此近代西洋科學。成

趨實驗，而邏輯歸納法 *Inductive Method* 爲

則，以身親爲可恃焉也。

二 方不察，說也。說知，由推論而得之智識

也。猶因明之「比量」。*Anumana* (Inference)

身親之來源，甘、飽、至、欲，若僅以此而論，則

知識之領域縮矣。故身親之外，又須說知爲助，說

者則以已知推及未知，西洋邏輯謂之 *Ductio*

in consequens 之所究也。例如見土器存在，比知有人類

，土器不障也。蓋有人類(同品)未必兼有土器，

然無人類(異品)則決無土器，故以某處之有

土器，可斷其有人類也。隔岸見煙，比知有火。岸

不障也。蓋有火之處(同品)未必有煙，然有煙之

處定知有火，此以隔岸見煙，可斷知有火也。倘

若見煙而知無常也，以所作性故爲因不必待煙一

一而驗之，見甲死乙死而知凡人必死，以有生物故

爲因，不待人人而驗之，能以已知推及所未知，即方

不障之義。太炎先生云：阻於方域，蔽於昏冥，

於今昔，非可以究省也。而以其所省者推度其未

所省者，是故身有五官，官簿之而不諦者，則檢之以

率，從高山下望射上木梢，捨若若；日中視日，財

怎樣研究行政法？

范揚

行政法是關於行政權之組織及其作用（即活動：Tätigkeit）的法，始終以治權的一種行政權為中心觀念，從這點上說，行政法一方面可與憲法相區別，他方面可與立法、司法、考試及監獄等法相區別。

行政法與憲法可說是大綱與細則的不同。憲法是關係整個國家之組織及其作用的根本法，關於行政權的根本法則，自然也已在內；所謂行政法就成立在這些根本法則之上，不過是些枝枝節節的，更詳細的規定罷了。本來立法司法等法與憲法之間，也有同樣的關係，惟當中之行政法與憲法之間，特別來得明顯。因為兩者之間有了這樣的關係，所以研究行政法，首先就得研究憲法。唯有明瞭某國憲法之後，才能明瞭某國行政法的根本精神之所在；對於某國憲法立定或採取某種理論之後，才能一貫的說明某國的行政法。

自各國權力現象，在我國五種分立之下，可將法律從縱面分為立法法，司法法，考試法，監察法，及行政法的五種。關於立法權之組織及其作用的，就是立法法，如立法院組織法及法規制、標準法等是。關於司法權之組織及其作用的則是司法法，

如法院組織法訴訟法，強制執行法，破產法，監獄法，及刑法等是。此外關於考試權的考試法，即考試院組織法，及各省市考試法或條例是。關於監察權的監察法，即監察院組織法及彈劾法等是。上述五種中，行政法與其他四種，本來都是相互並立的。不過從研究上說，却有幾個不同的特點。第一，立法法，考試法，及監察法三種，內容比較簡單，差不多在憲法中研究已夠，用不到特別開一科目。固然議會法是看過去的，但所說都是議會政治國家的東西，至少在我國是不需要的。考試在人事行政上固然很重要，但大都不是法律的問題，監察更不必說了。其次司法的研究，在學術上極早已很發達，行政法遠不及他，因為司法的法治發達較早，行政的法治不過是近代的事，行政法學的發達史，至今還不過是數十年。最近怎麼樣？祇要將大學法律科的科綱拿出一看，就夠明白。四個學年中，大部分是司法法的科目，行政法則每週三小時，一個學年就教完了？那麼是否因為他很容易，所以就草草了事？否，母庸是疑，比任何法科科目都還要難。如何將這科目完成起來，而且還要使學者容易懂到，這正是我們今後努力達成的任務了。

二

比三寸舌，日莫乃如徑尺銅槩，故以句股重疊。正得其真也。官簿之而不備，則齊之以例，故審堂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鱗之咸也。嘗一昧肉而知一饅之味，一剛之調，官簿之而不具，則儀之以物，故見角惟麟之帶，察其有牛，風風隨處庭中，知其里有酒香，其形雖隔，其性行不可隔，以方不陣為極。斯言可謂得之矣。

三 傳受之，聞也。聞知，即理傳聞而得之知識。固明以爲「聲量」以爲歷史地理記載之知識成備之。例如史記記載楚有屈原其人也，人將問之曰：汝何特而知有屈原其人也？特親知耶？則不能起九原之下取屈原之身而證之。特說知耶？更不能以既知之有杜甫，李日而比度其所未知之屈原也。况又何特而說有杜李耶？微特歷史之記載如是，即地理之記載亦然。如未往巴黎，其境，然法國之地理志焉。將特親知耶？則吾未嘗一往，爾據法蘭地志所記載之巴黎爲無有耶？將特知耶？更不能以既知中國之有南京，比知法國之有巴黎也。况中國之南京，使外人未經親歷，又將何特而爲有耶？是故往古之史則徵諸史傳，異域之狀則察諸地志，皆非身一一所能親歷，而亦無術可以比知，其勢不能不特諸聞知矣。太炎先生曰：蒼頡造字者，我以此其有也。彼以此其無也。蒼頡造字之形不可見，又無齒光足以擬有無，雖發劍得此體骨，人盡有骨，何適爲蒼頡造字？親與說皆窮，徵之史官故記以傳受爲極。今辯者所持說爾，違親與聞，其辨亦不立。（遺說觀者，因明謂之「現象相違」，Incomp. (ibel)

像認為法將法分爲人、物、訴訟三部分，行政法也可分爲行政主體、行政行為、及行政爭訟的三部分。法學學者大抵就照這樣分的，開頭說行政法，其次是各行政，最後爲行政訴訟。因之其行政法學是單一的，不分什麼各論。德奧學者則不然，將他分爲總論及各論兩部分，總論說明行政組織及行政內的一般原理，以及訴訟訴訟等等，也有的人加入公物與營造物等等，各論是說各專門的行政法如內政、軍政、財政等等，大抵將法學學者所分的中間部分，即各種行政抽出來，特別詳細說明，而名之爲各論。究竟總各論分不分好？這裏不必細說，祇是我國學界一般是採取分的。

從研究的便利上說，我說的也好。如要深刻的研究，我勸各位最好先從各論研究，各論研究好了，然後再來完成總論。其實各論研究好，寫總論是寫不好的，勉強寫成功，恐怕有許多地方是借助於外國的藍本，與本國的法制對不來的。不過初學的人要學些從各論研究，是很難做到的，仍舊學了總論，懂到一般原理，然後去研究各種行政法規，才是穩當。

把一氣浩瀟瀟大的法規大全或法規彙編翻開來看，可說十六七八都是有關行政的法規，其中並沒有什麼總論各論的區別。大體說來，關於中央地方各行政機關之組織的法規，及強制執行法，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是總論中所研究的。其餘關於警察、教育、森林、工商、礦產、水產、交通、通訊、以及財政、軍事的大部分，要在各論中才能分別研究，而各論中要研究的法規之多，多得無從

加。所以各部各論研究完成，確是很難。再加以行政法規的變動性很大，初如民法刑法那樣一經一比的固定的法典，法令每一年變更，各論的內容要時時修改，才不致於落伍。故這總說來，這個研究不但很難，而且是很繁的。

舉一個例說，我過去研究各論中一小部分的鐵路法規的時候，曾將民初起制經濟委員會管轄各省鐵路公路停止，中央及各省市的，關於路道等類的，工程標準的，徵工及公用徵收的，各色各樣的法律，都蒐集起來研究了，爲要將整個制度說出一個所以然來，將本國的法規及參考書也翻了不少，而且都拿來比較過。就中關於路道使用分類法一項，曾將外國的學說製成若干圖表，拿此比較研究。這樣足足用了三個月工夫，草成了三萬字的論文，然後再將這插入各論講義中，縮到十來面。用力很大，而收效還未見得出來。道路法是工程技術的法規，雖然不必去學工程，但有許多技術的規定，仍非懂到不可。道路法是一個例，鐵道、河川、港灣、大官也是相同。郵政、電報，方面稍可不同了。銀行、保險、交易所等，則須有經濟的知識與民法的素養了。財政更不必說了。警察、軍事那又方向更遠的一類了。各論要研究好，姑且用五年工夫罷！但這工夫用去之後，於初學者研究之便利，好像在西南完成了一條大鐵路似的。這步工夫我已開始了多年，祇因爲抗戰的關係，這步工夫在停頓着，不然早已拿出來了。

各論要這樣的研究，總論呢？總論是要以原來的原則上去建設起來。因爲行政法原有統一的包括的

with perception 處於兩者，謂之「世間相違」(Tācno, a bhā With Pubhānglon)。姑言水熱火寒，此現象相違也。如未至天山而 天山亦有，此世間相違者也。此所以爲辯者也。

人類知識之來源固不外觀、說、聞三種。惟此三者之間有不偏特焉。親知有最可恃者，如真現量是；行離動搖，明證衆境，親其自體，故名真現量。亦有最不可恃者，如「似現量」(Tālavāpāra-pitōḥ)，真現量上，若有疑慮，非明證境，妄謂得實，故名似現量。說知中，亦有最可恃者，如「真比量」焉；用已極成，說非先許，其相智決，故名真比量。亦有最不可恃者，如「似比量」(Tālavāpāra-intarāṅga)，妄與由他，謬成邪案，相違智起，名似比量。而聞知真似亦參半焉。近代研究史地之學，咸注重考證校覈工夫，皆補聞知之缺，學者求知之際，於此三者，皆捨似存真焉。太炎先生論說、說、聞皆小納焉，顯爲詳盡，今更錄之以爲之殿：

爲說者曰：三支(宗、田、喻)不足以原物，故曰深潭水潭，合兩潭則爲寒。涇之田乾。金柔鎔柔，合以柔則爲剛，燭之則爲焯，或濕而乾，或焯而焯，顯固不必可推知也。凡以說而不若以親，(案近世之經驗之論理學家多持此說)自智者觀之，親亦有難，行旅草次之間，得被樂難而而難者，此親也。信目之語，疑目之眩，將在說矣。吃人召福案，聞案自垣一方來，即稱風氣，蓋不修其實於母鈞，帶千人見之，且刑食之，親以目以口則信，說以心則不信，蓋觀黃山無皆青，使疑海教，其白

法典，總論部一規定，則欠缺，要先生弄出一個堅固的模範，自己畫圖設計，把建築起來的。這裏確定了公法事件的範圍，定出公法關係與私法關係的區別，這是一條難題。爲要確定審判的管轄，說明自由裁量與應受裁量的區別，又是一個難題。研究民法總論，誰都知道法律是比較難的，可是民法還有條文可作依據，行政法這部分沒有條文，要從公法原理上去建立起來，書裏要比民法還難。行政訴訟固有其特別的地方，國民訴訟的文以及學理，儘管可以援用。行政法規中所定審判的種類，要有誰有，不惟要通達行政的理，而且還要懂得刑罰的理論。這樣說起來，對於民刑訴訟，那非有優厚不可。否則到處寫着從前編的，所以學行政法好像不是高等數學，初等數學要學好，如若學好了，上邊的種種難題，自然容易起來了。

三

行政法學的參考書，範圍又是很長，姑就本國來說，第一要推羅君先生的《行政法論》。他這書雖然三十幾年前的東西，可是引着正統理論，加以行文流暢，在我國風行最早，抑且最廣，拿到國內，可說已讀透了。要知道民初時代的行政法，這書是還可看的。

其次是商務出版的羅飛先生編的《行政法總論》。這書是比較有名的，他的內容比羅先生的要精括些，同時也比羅君懂些。但他的體裁，若實不誤，祇要行後行爲一章讀過了，其餘並不難解，特別要知國民爲民衆。北伐以後的行政法，要書是羅君。

再次是商務出版大學教授羅君著《行政法總論》。這書學理比較的新，敘述比較的精，年來預備高考及打行政官司的讀的比較的多，學校用爲教本的也有不少。但這書可惜不是一筆寫出，而是多年修改而成的講稿，其中極有許多未講透的地方。原想在各論出版以後，把他全都做過，做出另一體裁來。可惜各論出版商訂了約，因爲抗戰關係，這今一部分都未能出版（原定分冊出版的）。二十七年三月，我離開廣州的那一天，齊梓山堆積着許多書，羅君著的是軍事行政法（十餘萬言的講稿）的最後一章，這是我每天不能忘記的一卷，而且照常要讀讀傳，並希望各位同好繼續的做，做出好十卷的出來。

還有的是上海法學書局用羅君羅先生的行政法總論各論，他這書比較通俗，讀者也比的多，趙先生的寫述能力，我竟佩服了。我明知這書出版得很快，但如再加修正，今後這可通行。尤其他的總論層層漸進，行文易讀，易使讀者領會。至於他的各論，特別注重實際少數學理的探討，沒有什麼特色，他自己也這樣說。

最後還介紹中華出的陶天南先生編的《中國行政法總論》。這書與我國向來所用的不同，是採取實證主義，來建樹中國獨特的行政法。這種企圖當然值得佩服。我這裏也時常考慮着那種說法是較切合於我國現行？但很難想出一種最切當的來。結局陶先生所採取的是 Duguit, Bonard 一派的。他所說的中國的法制，與我們所說的無大異，而其所謂通說似乎以指拙著爲多。我對我自己可說白話，對於陶先生也非有何成見。

昔者，易位視之而變，今之則否。昔者，易位視之，法則則其宜親有同異，將以說謂爲宜，是使親細說也。原物之質，聞不若說，說不若親，今有聞火流布者，目所未親，體所未御，以說又無煩，因謂火流布期入真不謂之蔽。蓋一曰：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新曾梁氏曰：能知事物之某部份爲我所不知，則是自知其所不知矣；能自知，則不知，是求智識之一要諦也。墨家西哲，認完全不知謂知之始，與此條可相發揮）。此乃使親說交納之問也。凡此物者，以聞一說，親相參伍，參伍不失，故辨說之術，未其參伍，固無所用辯說，曰辯說者，假以明物，誠皆以律令而取。夫主明驗者任親之直氣之而責成典，持以爲樂，樂者：曰說矣不然，必不已也。（墨經上）而世未有經驗其然者，則必之說說。今言火盡熱，非能備指天下之火也，指一方之火而因言凡火盡熱，此皆陰其所親之域，難以備得熱之成火，所得火不備，以是言凡火盡熱，墨經之曰：無不害象，說在盈否。知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墨下）則此皆盡不可知，「比其」成而試之，信必合者，則比其不惑也。若是言凡火盡熱者，以爲「宗」則不詳，以爲「喻體」則詳。（宗者所以測未來，雖言凡火盡熱無生。喻體，據已往之成效言之。已往未嘗備指天下之火，則言凡火盡熱，其所以驗之也。言必有明日者，以昨往有今，必與昨往有今，據備之也。物固有斷，則昨成不斷，而今或斷，言必有明日者，是猶言人必有子姓，以說不比，以親即無微，是故主明驗者必其精驗。墨經說推之曰：此然是必然則俱定矣。（墨經爲說）此莊周所以養齊物夫。

總裁四十歲以前之讀書生活

(一) 鄭鶴聲

昔人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一個人要想明白事理，非從學問入手不可。無論那一等人，沒有不學而能做出一番偉大事業的。普通人不必說，就是那些天資聰穎的人，也得從學問做起，生而知之，恐怕是理想話。不過天資優越的人，再加學問，其成就更偉大卓越罷了。兩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勸學篇說：「自古明于聖帝，猶須勤學，况凡庶乎？」宋趙善瑋，自警篇引胡文定公語云：「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實稟賦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這可見讀書是不分智愚，不分階級，而是人人所必需的。古今賢豪傑，沒有不從學問中出來的。這的姑且不說，只舉清朝的康熙皇帝和我們的 國父，做個例子罷。他們都是極英明的人物，同時也是好學不倦，以讀書做終身事業的。曾國藩的國朝先正事略序上說：

（即康熙帝）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畫雜寒暖不能方其事。！凡前書出購至德鏡行，殆無一而不備，上面天象、地輿、歷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編、蒙、西賦、外洋之文字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創立新法，別辟津途，後來高才諸書，終莫能出其範圍。

吳稚暉的我亦一講中山先生上說：

我起初不滿孫孫汶，就因為他不是科舉中人，不是經生文人，並且疑心他不識字。到認識以後，才知道他手不釋卷。一九〇八年（前清光緒三十四年）他對倫敦時以手版費甚高，所以有位朋友曾亞伯，在學生中湊了三四十鎊送他。不料三天以後，我們到他寓裏見他，已把那個錢買了一大堆緊要書籍，指示我們甚麼甚麼。我是驚訝他的好學，曾君便以他不喫麵包，買那種不急之物，有些不滿意。這是閒話，現且不表。後來我每見他，不是談國事，便是看書，終不談閒天。甚麼麻雀下棋，更是不懂得的了。直到前一月，皮海實先生對我說：「孫先生真用功，他把最新歐美的社會學說，無不瀏覽」。他並說：「他管管者如汪精衛先生等，（讀者按汪逆是政客，不能算為學者）。事情太多，幾乎像來書不暇，不及孫先生用功」。我當時亦為之感然，始更驚異孫先生的好學，竟有學者亦心折之。這姑且算我所最心折孫先生的一點罷。

因為他們有了偉大的學問，才做出偉大的事業，結果成了偉大的人物。現在且把 總裁在四十歲以前的讀書生活，加以敘述，藉以明瞭其偉大的成功，也決非偶然的事情。總裁兼輔毛恩誠先生，曾將其四十歲以前的事實編成一部書，叫做民國十五年以前之 蔣介石先生。他的跋裏面會說：「夫以 總理之於 先生，隱之於衆人所不知之時，堅信其能繼承革命大業，而專一倚畀。閱久彌深，精誠契合，自有其歷史。 先生之艱辛卓絕，好學深思，與夫人格之偉大光明，及治事之條理縝密，用兵之策算神奇，亦自有其素矣」。總裁一生事業，千端萬緒，不能盡說。將其書內關於讀書之事，加以勾稽，間亦略及修養之處，以為「好學深思與夫人格之偉大光明」一語，做一注腳。

博覽書之勤勞，有非普通人所能及者，在求學之時代不必說，就在服務之時代，也是好學不倦。其後或馬性因，一日萬幾，無整個讀書時間，則常於晚間或道途休息時，加以披閱。至其所讀之書，古今中外，包括極廣。當他三十九歲的時候，曾經訓練黃埔軍官學校的學生說：「中正卅載讀書，立志革命，一切困難，靡不躬歷」。因為那種自強不息的訓練，無時不從事於學問上之研究；故能日新不已，運用無窮，藉以獲得偉大的成功。茲分「求學」與「服務」兩時代敘錄如下：

一 求學時代之讀書生活

總統以民國紀元前二十五年即清光緒十三年（西元一八八七）誕生於浙江奉化武嶺玉泰鹽舖內之祖宅。自六歲上學，至二十五歲輟學，其在求學時期，前後凡二十年。茲將此二十年中讀書經過情形，按年摘錄如次：

民國紀元前二十年清光緒十八年壬辰（西元一八九二）六歲

是春祖父 王表公特聘任介眉為家塾師課 公讀。公幼好嬉，尤樂水，門前清溪，時出游泳，山洪暴至，險遭滅頂者再。去冬，見蟹前缸八凍冰，圖明如鏡，喜極，直趨撲取之，用力過猛，致身倒桶缸中，久之乃得出，氣息僅屬；母 王太夫人憂之，請於翁，故未及學齡即送入塾。

總統 總裁自撰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云：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篤，及適，則又放嬉跳躍，凡水火刀槍之傷，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憂。及六歲就學，兩劣特甚，而先妣訓迪不倦，或夏楚頰施，不稍姑息。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西元一八九四）八歲

秋從蔣瀛瀛讀大甲中廡完。十月 王表公卒。

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西元一八九五）九歲

春復從任介眉讀四子書完。任謀徒極嚴酷，六月間，染疫死。母 王太夫人仍延蔣瀛瀛為塾師。七月，父 肅菴公卒。

總統案朱大符肅菴公墓誌銘云：吾父性剛直，處事公，接物以誠，容貌嚴肅，自持勤儉，其所以訓亦若是。方吾始就傅時，吾父引而訓之曰：「吾少承先人業，不克服勞於國，然病莫於鄉黨施教育，矯去傲俗。今者吾官盡力，使親族敦睦，同爾無善，爾爾幸得一讀讀書，異日倘有所成，亦可以稍慰吾德也」。暨晚歲則愛吾兄弟過切，而督責之亦愈嚴。

又按 總裁自撰報國與思想云：中正生長鄉僻，家僅溫飽。吾祖吾父教世耕讀，勤儉節儉，雖有實書。中正九歲喪父，一門孤寡，無子無依。其時清政不綱，吏得勢豪，豪強為虐，吾家門詐既單，遂為覬覦之的，欺凌脅逼，即日而甯。嘗以田賦徵收，強令供役，產粟被奪，先囑不保。甚至擄陷公庭，迫辱備至。鄉里既無正論，戚族亦多旁觀。吾母子含憤茹痛，茶葉之苦，不足以喻。當此之時，獨賴吾母本其仁德，暨其苦節，毅然自任以保家育子之重。外而周旋強豪，保護種嗣；內而輯和鄰里，整飭戶庭，罔不躬親負荷，隨儻將事。其於中正撫愛之深，常如嬰孩，而督教之嚴，甚於師保。出入必檢其所攜，游息必詢其所往，體諒帶來必考其所學，而又諒以適時應酬之儀，教以刻苦自立之道，督令躬親備保獲贖之工作，以勵其身心。夜寐夙興，無時不傾注其全力，期撫孤子於成立。

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西元一八九六）十歲

仍和蔣藩藩，至戊戌冬止，凡閱三年半，謹藩督訓。王太夫人曰：「令郎天資穎異，他日必成大器。汝節操貞潔，天有以報之也。」

王太夫人始教以禮，嘗於終禮紀事詔之曰：「凡升降拜跪，必與音樂節奏相應，兒毋忘慎。」

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西元一八九七）十一歲

聞諸藩師講美國共和國歷史，至「大總統為國家公僕，出入扈從甚簡」云云：聽者皆訝，公起立言曰：「大總統是一個人，平民亦是一個人，總統行動，固應如平民，何足為奇？」謹藩頷之。

民國紀元前十四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西元一八九八）十二歲

讀詩經卒業，開古文辭學作制藝。

民國紀元前十三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西元一八九九）十三歲

陸邑姚宗元設帳於葛溪湖源堂，（公外家王氏祖祠）往從之，受尚書。嘗合作「竹」詩，應聲成「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二句，姚讚賞。時語。公語曰：「汝物倍力非常，若教得法，前程豈可限量」。暑期放假歸，入門見王太夫人，未開言即嗷嗷大哭，姚即登樓。自此每外出，輒淚眼盈眶，哀動鄰舍。王太夫人亦避入隔房泣，少頃，復出易以圖上進，始就道，至一二十里外，

哭聲咽。其母孤兒之情，其可憐也若是。

陸按先妣。王太夫人事。云：歲乙未，不幸先考棄養，吾家內外之事，一萃先妣一人之身。而家難頗仍，禍患相乘，先妣節哀忍苦，

狀至憐惻。尤有非不肖之忍逆者。中正月十三，出外就傅時，先妣垂淚而教之曰：「自汝父歿，吾辛辛苦苦使汝讀書者，非欲圖

富貴博厚資也，所望為國自愛，以保先人之令名足矣」。平居燕語，亦屢以是相勸。

民國紀元前十二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西元一九〇〇）十四歲

表伯陳春泉聘毛鳳美為家塾師，往檢林附讀，受易經卒業。辭家時，王太夫人謂之曰：「出門人應隨時謹慎小心，時時提防不測，先

避凶險，慎言吉利，兒謹識之」。

彼得大帝之自責

彼得大帝一七二二年制定法律，說是有貴族欺打農奴或虐待農奴的，當即看做瘋狂，把他的本身與財產一起付給監禁。

但大帝有一次發怒，無意之間打了自己國丁，但那國丁是一個神經質的人，經此一打，後來變成十分聰智者了。彼得大帝聽到此事，暗下嘆氣說道：

「唉！我啓發本國的國民，又征服他國的國民。然而尚不能啓發自己征服自己的心嗎？」

閒話書燈

陶元珍

一天二十四

小時，能夠用來讀書的時間並不多。正在求學的人，在現行學制之下，每天除了講課上操會勞作之外，真正讀

書的時間，已不過佔全部工作時間的一部份，已經到社會服務的人，更只能利用工作的餘暇讀書了。三國時，董遇勸學有三餘讀書，所謂三餘，是多指歲之餘，夜為日之餘，陰雨為晴之餘。三餘中，夜最為要，因為夜是天天有的，而且在今天也只有夜才算其餘暇。有許多職業的工作，已是冬夏更開風雨無阻，冬和陰雨，算不得其餘暇了。夜，不僅是已就業者最適宜的讀書時間，在校學生上自習，也多半是在夜間的。

在夜間讀書，便不能不與黑暗奮鬥，黑暗照例是夜之伴侶。星和月的光芒，通常不能戰勝黑暗，一般動物倚賴星月的光芒，人類却憑智慧知道利用火，更進而知道利用電。火和電的功用，不僅是照明，更是照明的功用，就這勝過星月，幾乎完全征服了黑暗。我們能在夜間讀書，皆受前人

發明許多照明工具 賜。

以火為因素的照明工具，有油燈、蠟燭、煤氣燈等，舊式油燈、菜油、桐油、新式油燈、煤油，近來又有點菜油的一式油燈。以電為因素的照明工具，有電燈、手電筒、探照燈等。夜間讀書最通用的是油燈和電燈，不管是油燈或電燈，要利用牠，就得付相當的代價，油燈的上油，電燈得付電費，不比白天的日光可以自由使用，所以

如何使書燈繼續明亮，自來是寒士的一個難題。電燈的發明，和煤油燈的使用，是晚近的事，而這個難題，在人們使用菜油燈或桐油燈時代，便已經發生了。有名的匡衡，就曾因家貧無油，懸穿鄰家的牆壁，略分一些光亮。他如車胤的囊螢，孫康映雪，更是為後人所稱贊。但這些都是暫時的辦法，只能偶爾一試，決不能維持永久。而有讀書興趣的人，又不能像一般農夫日入而息而不用點燈，不得已，只有盡量節省別項用度以維持書燈的費用。在專心讀書的人看來，書燈有時比衣食還更重要。自己年老，兒子的燈油費，就是自己的燈油費，無怪陸放翁讀頭皮換的錢也拿來給他的兒子買油了。買油的費用不說省，而又沒有較多的錢買油，只能零買

，不特亞真，往往正讀得高興，忽然油盡燈滅，要添油，又別無油可添，彼時的情景，真有說不出的苦！放翁所謂「夜窗難深昏未竟，半缸雞墨殘膏了」有同樣感慨的人，當不在少數罷。

夜夜讀書，即夜夜同燈在一起，夜闌人靜的時候，除了燈，除了書，便只有自己和已被燈光顯出的影子，對面同格外增加閱讀的興趣，對燈也不禁發生同情的感情。不甚明亮的舊式油燈，已令人覺得青燈有味，假使陸放翁生在今天，享受電燈的光明，則在「青燈不解語，依依有餘情」，「幽窗燈一點，樂處超五欲」。諸詩句之外，也許還有更動人的句子。不見他對蠟紙燈籠便已緊懸不置，一旦不見，即「摩挲挈挈喜欲狂，遂欲盡發卷藏」嗎？

早起讀書，是救濟燈油缺少的一個辦法。早上讀書，須將就戶外的晨光，張九成在南安，每早站在庭前之上，執書默明，如是者十幾年，磚上雖然留下不可磨滅的足跡，陸放翁也常有紀早晨讀書的詩，不過起得太早了，仍須等待天明，不然，「大星已高天未明，床頭瓦聚燈燈短」。依然是蠟油的。松樹的油脂很多，用松脂照

月，未始不可讀書。陸放翁詩如「一椀松肪讀隱書」，「勸書書上松明火」，「昨宵南山僧，松肪寄一車，可以照讀書」，「夜窗照松肪」諸句，都提到松脂的功用。可惜松脂並不易得，如果沒有阿山的和尚送放翁一車松脂，也許放翁沒得點燈。

像放翁父子共讀，在蓬窗之下共守一燈，實不少樂趣。也有母子同用一燈的，母紡績，子讀書，機聲與書聲相和，聽來更令人欽敬，蔣士銓紀念亡母的鳴機夜課圖，是可以不朽的。做父母的人，惟恐子女沒了燈讀書，辦學校的人，對學生的青燈，也格外注意。書見有些學校，儘管收了學生的燈油費，供給起燈油來，總是異常慳吝，還不到下自習，燈光已昏昏暗暗，這是不應該的。用電燈學校，也往往多收電費，少供電流，弄得燈比油還暗，更屬不堪設想了。不僅學校，圖書館是推行社會教育的機關，有供給閱覽燈光的義務。從前北平圖書館，每天開放到午夜九時餘，夜間電燈輝煌，閱覽人看起來，如在白晝一樣，感覺到很大的便利。現在，許多圖書館僅在白天開放，試問已就業的人有幾個白天能進圖書館？若說消耗電力，那些作晝夜之飲長夜舞的人們，難道不消耗電力？兩相比較，讀書比較要緊得多。

二九，六，七，燈下，

生活指導

圖書評介

方志今議序

黎錦熙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從西安遷往陝南，大都步行時秦嶺，師生疲乏，即列隊伍，名曰「行軍」。行到褒城北境如出山，學生千人屯聚於西嶺，致騷擾進屯兩縣，議定校本部設在城固。國文系同輩成甯唐君

薛君祥麟的「人物志」「藝文志」及「文徵」等，亦漸將竣，而我編羅君根澤共同擔任的「方言風土志」却還沒有着手。但這方志今議一書，分贈垂誼，又略有增修。陝南，紙質，重印不易，遂寄香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先將編因找住所，在一家飯館的門首，遇見一位十年不見的鄉老同學，一談，不覺，詢其何時來此，有何貴幹？乃知即城固縣長大治余君正東也，他隨四年矣。堅邀唐君夫婦寓其署中。四月，專校部署定，旋開課。一日，唐君請我曰：「長爲食客，日奈何？」我應之曰：「無己其修志乎？」遂倡議，又得聯大各院系同輩黃君國璋等贊其成，余君便組織「城固續修縣志籌備會」，聘任委員十五人，舊志局員於其中，而縣長爲當然委員，又互選籌備委員五人，縣長爲主席，餘被推者，邑紳王君化溥，陳君瑞，高君相，及我長也，及設總務處，縣長爲主任，王君副之，專掌經費，教員印刷等事。並設調查籌備委員會，令邑小學校長及醫保主任皆爲當然調查員，編委則，抵縣大教授及本邑學界人士也。凡此皆名譽職，其於給者名「專員調查員」，大抵以畢業生爲之；調查及編纂專員社會者亦略給酬。組織既成，工作開始，一面推我草定「續修工作方案」，一面由黃君指揮「經濟」「自然」「兩部門技術員出資調查，而何君士驥亦指揮「文化」部門技術員從事採訪及整理。迄九月，余君調任南鄭縣長，繼之者爲南宮君海峯，我這「方案」擬了一月之力才草成付印。又費了五個月的工夫到本年二月才印成佈送，內容是泛陳現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其方法，但就城固一帶舉出實例，其用不限於一邑，故標題曰「方志今議」。本年六月，勸君奉命調省，繼任縣長爲羅君。其時調查工作已大致完成，院系同事所任各篇，如股君潤筆的「氣候志」，張君道駿的「地質」「地形」「水文」志亦陸續成稿，外如黃君壽的「生物志」黃君國璋的「農工」「交通」「衛生」三志，薛君祥麟的「人口志」，以及駐省諸員，如謝君文的「合作」「衛生」「日記」諸志，張君永宜的「大事年表」「縣城沿革」，陳君理「財政志

孫君伏國，實州定番來信說：「以一個普通縣的情形來說，照大者所定，人材經費都有困難。如果西北聯大以城固縣爲教授研究，學生實習的場所，一切採訪，編纂、印刷，都由學校担負，我當然贊成。他縣無此設備，仿行恐怕不易」。他主張普通縣的方志應分爲兩種本子：一種是完全本，置在存史，一種是普及本，重在實用。普及本就是本書所謂「廣四用」中「旅行指導」之一「用」，餘三「用」則以完全本當之。普及本須速編速印，儘完再版即修改，每重版一次，即修改一次，材料一過時便刪去而代以新材料。至於完全本，經費充裕之際，也可以付印，但須知本書「破四障」之新主張，「出版不必全書」，還可只出抽印本；若是經費不充裕，可以全不印。只製仿四庫全書鈔七八部存於縣中各大機關，每月由縣政府負責將新材料送去補充即可。這是孫君來信的主張。他數年前經縣政府請去修志時即已提出，他的話確是不錯，他近年又做過衡山等縣的縣長。一定知道這件事是不容易辦的，尤其是經費問題，非官紳真能合作不可。但城固士紳却有勇氣，並不以普通本爲滿足，仍照常編製完全本，費於西北聯大，也只借助其「大力」而不在乎其「財力」，打算在這「抗戰建國」期間，成此嶄新的一大貢獻。將來究竟如何，現在還不敢說。

抗戰建國！我以爲文化界中人要真正負責任來，第一步工作，就在給所在的地方修縣志。因爲，專門以上學校，中等學校，其他學術教育機關，凡在戰區與鄰近戰區的，或遷移備置，或繼續各別服務團的設立，一應國文中學，大都「打游飛」於西南西北各省，平日對於這些省分縣志在購地購時大家不甚注意地檢閱了一下，對此最後深切地感到中華民國的大動靜之真實面可

家。一年以來，教育部分令各級學校兼辦社會教育。一、官有四：一、培育人材，二、以先知覺後知，推廣學術至此，三、深入社會，四、參加抗戰建國，貢獻方略專技，並規定專科以上學校應盡其努力，至少應兼辦社會教育。又令專科以上學校研究抗戰問題，各設院分系，延聘專門學者，分科講習，以抗戰之指導，應隨時研究問題，以應社會之需要。過去各校教授，亦多注重抗戰，但對於社會教育所應盡之責任，未能充分注意，以致學術研究，國防生產等，缺乏相當之聯繫，而未能充分發揮其應有之功能。現值抗戰建國期間，全國及各地方有政治、經濟、國防、生產、交通、軍事、以及民族、文化等項待解決之問題，所在皆是。各校所屬院系，應各就講習之最近，選擇此項問題，由各教師領導學生，作繼續不斷之研究，以期有解決方案，而政府及社會實施兵役宣傳，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凡此等等，皆須深入民間而做此工作的重心。實在於各校青年，其領導者，且高中以上學生戰時後方服務，或於戰外，或於戰時，其組織與訓練之辦法，其普及鄉村，其工作之重要，部中皆應有預備。進而言之，此等工作，第一步就得熟悉地方的實際情形，然後可以想出確切有效的辦法來，以免所用精力陷於不經濟。學生會任宣傳與服務者，當每日：「一字不遺，一語不遺，說了半天，老百姓們還是地壯丁的頭腦都變了，慰勞品的贈與，聽懂了意思的自然感激涕零，沒聽懂的不敢接受，將以此為恥也。」（即如語言一層，就可證明各校的學術研究與地方實際問題缺乏應有的聯繫。兩廣西北皆是大家話區域，和語相差不遠，比東一帶音韻得多，且方言多，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就可打聽，雖則鄉下還有些特別的字，但事實上如果有了比較研究的準備，學生平日受了口齒的訓練，縱不聽鄉下人推推搡搡，也何至於完全不能溝通詞。服務團亦曾任調查者又曾告我曰：問其年齡人口，則疑將按戶抽丁，問其生產職業，則疑將派捐加稅，問及地方情況，則疑是某機關派來圍地者，訪之士紳保甲，亦多疑而不宜，以為外人結隊來此，問東問西欲何為也？此等障礙，原因固不止一端，而大端則由於當地官紳與文化界不能切實合作，文化界訪了官府，而士紳還是隔膜，一併聯絡了士紳，也不過幾次茶話，一場遊湖，仍喚不起他們切實合作的興趣。計惟有發動修志團一舉之者，宿四鄉之秀民在任之職官，各界之領袖「盡舉至少長咸集」。此舉既成，縣署攸關，組織易辦，幸涉至廣，然後調查無礙，宣傳可資。即如本書第一章所擬三十志目，學府研究實地問題，院系各科，門門都有，無一向隅，而且調查宣傳，不妨並

舉，盡一區上宣傳隊即帶有調查任務，荷非特做專門技術調查，自應廣分領導也。標名「服務」，則地方只被動的接受，而見此「實地」者，每遇起疑難，若云「修志」，則地方便主動的進行，而願與學界合作，定深感其嘉惠。然則今之所謂「服務」者，何妨即以一部分改為「修志團」？不但文化界中人何以不感不在此，抑又何憚而不為也？此本書之所由作也！大凡這志，應具因緣，我為此言，以上云云皆是助緣，而非本因，本因則在三十年前也。未冠時，習史地，研究章實齋氏之書，初讀其文史通論，頗不喜之，因其文不但如戴東原氏之所說：有八股氣。且極有「紹興師爺」一氣也。及讀至外篇創論方志之章，又讀其校禮通議，則明目錄之要，其志之方志。其「藝文」一篇又將打過而實其「校禮」之旨，則「閱其風」大悅之一。自是好覽方志。湘潭縣志者，清光緒中邑先王湘綺氏之所也，其超俗擬古，竟在章氏以上，思「藝文」分類既全依班志，九流之屬家書也，又頗覺其滑稽，然亦無足怪，王氏固以「藝文」之「子」即「十字架」也。民初人北平，教育館之圖書室承清未學部之所藏，全國各省道府州縣新舊方志殆無不備，一一覽之。其修於章氏前者，真多不成東西，無怪章氏之舊因而改革也。修於章氏後者，又絕少能實行章氏之計劃。近年為中國大辭典編鈔各方志中所志之方言，亦復絕少，有之亦僅實點綴耳。此固不獨一國時已久，迄今今日，因緣聚合，竟爾乘筆，寫成此書。雖然現代學術事業皆實專門，此書第七章所擬志目，從「自然」到「文化」，包羅甚廣，豈非一人獨運內行？故「自然」全部及「經濟」一部分之篇題綱領，皆近君親師所擬，「文化」諸篇，則何君士驥，羅君根澤，吳君世昌，羅君文皆於子日有所供給。「政治」諸篇，則從唐君祖晉處得讀中一區，城固一縣之行報告表冊等而動腦筋納以成綱目。至於各項所舉地方實例，則多由君親師或讀「普及本」倫遠，只為體裁所限。不便輒附圖表，蓋本書乃史家所謂「論史法」之書而非「史」也。部門凡五，篇題三十，屬然巨物，惟此一舉。若夫發凡起例，酌古準今，前後諸章，以及本章運籌管輅，率抒私見，只算常識，不幸無管管考，竟少發揮，抑亦幸而無害，否則徒滋身術不如此之簡截了當也。總之，方志之學，世有專家，在我今日，實非本行，取譬常言，斯是「玩票」，特玩票者亦須循規矩，實氣力，庶免為「科班出身」者之所嗤耳。何況值此危時，抗戰建國，各盡所能，力圖貢獻，則是書之出版，其於社會國家或亦不無小補云。

新聞

學術界動

文化

態

西北大學國文系主任

劉熙以自陝南來渝參加教育

天放校長於參加七中全會後，已返
綏靖。同校英庚款辦董中氏日內
來渝。西北、學史學教授謝兆熙氏自
三台、滬返渝省親。中山大學英文教
授楊易序、陳教育系教授廖雲揚三氏
辭職來川他處。西南聯大教育系教
授羅廷光氏將赴中正大學教授長
，前西北師大醫學院院長汪院長同院
內科陳禮節主任俱由川經湘赴閩就
聘藥專科學校教授及主任，中央政治
學校訓導主任王君亦由粵兩性就中山
大學訓導長，前南島大學國文系教授
彭鳴成氏自湘經籍赴滇西南聯大師範
學院就新職。修辭學界凡著者陳望道
氏自滬轉滇來渝，將就復旦大學教授
。浙大訓導長姜瑞氏來渝參詳，並將
赴北碚小住並開始某種著述。

上海文化界之近况

教育會第一次座談會於七月十九

日下午七時，在本會西大院舉行，到
會者四十餘人，由李季谷先生主席，
修辭學界凡著者陳望道先生，正由上
海暨港澳各地來渝，本會改請其出席
演講，題目為「上海文化界之近况」
茲將講詞大要錄後：

上海自國軍西撤後，無形中已陷
入「孤島」的地位了。各種愛國活動
雖有不少的阻礙，但一般市民仍再接再
厲，為祖國獨立自由繼續奮鬥，現
在只就文化界之活動情形，作一簡略
報告：

所謂「文化界」一辭之範圍，原
指從事文化活動之知識份子而言。但
孤島文化界為適應救國運動起見，會
竭力將所包括之範圍，繼續擴大。第
一次吸納各種戲劇及電影之編者導演
及演員，期使一切娛樂，皆含 鼓吹抗
戰意味。第二次又將報販西攤及舞場
各色份子吸收在內。甚至尚有妓女，
此等妓女雖處境可憐，被人視
為卑賤然施以適當之感化與教
育，亦可列入愛國志士之羣。
滯留孤島之文化界同胞，即以
聯絡及擴大抗敵救亡陣線為努
力目標之一。

另有一極動人之事，值得
向諸位報告：在 島作愛國活

動，因環境特殊，一般先進領導者，
多在暗中策動，而真真出而苦幹者
，則為青年學生。此等青年，包括上
海各大中學生，因其民族意識極強，
愛國心又甚濃厚，遂發出許多可歌可
泣之愛國事蹟。有一次各大中學學生
，在同一天上午，實行了一次反動
教員大檢舉。方法是這樣：學生在上
課前，在黑板上寫給教員說：請先生
今天暫停講授功課，先將國防及中國
近勢作一明確之分析。經此番之考驗
，業已掛羊頭賣狗肉之教育界敗類，
顯形畢露了。從此以後，教育界肅
清了一批漢奸，其中有一位以詩詞聞
名的××大學教授×××，即在被驅
逐之列。

上海係一國防都市，因其地位特
殊。在滬漢奸們，經常出沒其間，並
時以利誘威脅之卑賤手段，迫害愛國
志士，但一般精明大義之同胞，多不
易受其欺騙，反之，無形中更
結成鐵一般之意志長城，將此
種無恥漢奸，拒於蘇州河以北
。按蘇州河以北係日本勢力範
圍，亦即一切罪惡之淵藪。蘇
州河以南，即入英法租界勢力
，孤島愛國志士之大本營，即
在於此。故上海蘇州河實為光

文 化

明與黑暗之分界，遷居河北之漢奸，
在光天化日下，多不敢行走過激之街
衢，此不僅證明其心地不光明，且可
以此說明我孤島愛國志士勢力之浩大
。上海近有一習語，凡漢奸或有漢奸
之嫌疑者，謂之已過橋去了。此即指
其已投入敵人之窩巢！

總之：上海四週雖已陷於敵人之
手，上海市區及各租界內雖有小醜繼
梁，但我軍島向處，都深明大義，決
不受其誘脅，反之，抗敵意志日益堅
定，愛國勢日形擴大！

國立中央圖書館正 式成立

在文化界向望中，國立中央圖
書館奉命正式成立了。

在抗戰建國途中，各方面的建設
日見進步，文化建設也不曾落後。國
立中央圖書館的正式成立於這時候，
不但使感到精神食糧缺乏的後方人士
極度興奮，也可見政府對於文化事業
的建設的注意的程度。

我們知道國立中央圖書館是開始
籌備於民國二十二年，會 在前任該
館館務主任蔣復璁氏的積極經營中
產生，在艱苦奮鬥中漸漸滋長，而在

略修正該館組織以適文化同時候正式
成立，社會人士應當怎樣地去慶祝
慶名呢。

國立中央圖書館在籌備期間對於
社會人士已盡了很大的責任和貢獻，
在南京，在重慶先後公閱覽，去年
遷到白沙，又特設了民衆閱覽室，適
應需要，除此以外，還編印各種書目
，供社會人士參考。

該館在重慶兩浮支路所建的新廈
，已很快完成了，祇因敵機的肆虐，
致不能早日完工，但是我們希望不久
的將來，週知圖的寶庫能運返戰時首
都，供給更多人的迫切需要。

貴州省立科學館籌

備經過

黔省位西南衝要，文化建設，
均隨政治，經濟，交通諸端，日趨發
達，該省荒地廣袤，蘊藏極富，對於
農業之改進，礦產富源之開發，在在
有賴於自然科學之探討，故充實自然
科學實驗之設備，實不容緩，貴州省
立科學館，遂應時代之需要而籌設。
該館設有貴州省立科學館籌備
委員，籌劃一切進行事宜，由教育廳
聘請張志韓、周詒春、何玉書、李宗

恩、夏宗霖、程志頤、皮作瓊
、彭淵、成振鏞、林紹文、高
昌運、藍春池等十二人，籌備
委員會委員，並推張志韓為主
任委員。七月間復由省府派定
藍春池為該館籌備主任，在貴
陽荷香坡設籌備處，任余大等
為幹事，負責進行籌備之責。館
舍設計圖案，則由華蓋建築事務所
任。

北京大學文科各研究生之研究範圍及導師名單

組別	研究生	研究範圍	導師
國學	馬學良	廣雅叢書研究 宣統卡拉卡保保語之初步研究 經典釋文各家及音考 古幣研究	李芳桂
	周發高	史記漢書文選注中所引各家音 韻	丁聲樹
	劉念和	研究元代史籍以元史爲綱與元 秘史元文類等詳助	魏建功
史學	楊志玖	整理唐代碑誌並注意其文系	饒從吾
	汪鏡	唐兩京考	向達
文學史	逸欽立	校輯全漢魏晉南北朝詩 詞源及其流變	饒從吾
	陸法魯	北宋人著作(注意北宋思想等 與唐代思想之關係)	陳寅恪
哲學史	任繼愈	校訂道藏中之太平經並作索引	陳寅恪
	王明		陳寅恪

新聞

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近況

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自二十八年五月間籌備恢復以來，由該
校聘任傅斯年、楊振聲、湯用彤、常培培、姚從吾、鄧天樞、公紹七人為委員，
其主任一職由胡適擔任，平胡氏返校前，暫由傅斯年代理，並任
鄧天樞為副主任，處理日常事務。凡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副教授有研
究生及其指導者皆以當然導師，又聘陳寅恪、李芳桂、丁聲樹為特聘導師
，向導專、導師、研究生

粵北南雄

國立中山大學去年春間遷至雲南
滇江，一年以來，雖烽火連天，而
仙湖畔，並款不輟，但粵省政府以自
該校西遷後，百粵文化，大受影響，
而人材之取給，亦感不便，曾屢函
該校當局商議回粵北，惟以茲事體
大，一時未能決定。又該校校址向在
廣州，以此關係，在粵諸生，多係粵
桂子弟，西遷之後，每因水土不服，罹
疾而停學或竟至死亡者，所至多有，
最近復以滇江物價飛漲，供應甚口，
該校員生均感生活維持。若上數因，
於是遷校之議復起。現經許代校長
清呈准教育部遷回粵北南雄，
該地與韶關不遠，至賴湘
二省境，亦至便利，確爲適宜
之地點。刻正在積極準備中
，將於八月中旬前遷，又該
校師範學院，聞將與廣東省
立文理學院合併。

文化

新聞

會通員訊

總編先生：
我有兩個問題，很誠懇的向先生請教：(一)對於藝術的修養，應如何着手？(二)學習寫作，該如何的做預備工夫？
會員黃樹傳謹詢

承詢二點，茲答覆如下：
一、你問「對於藝術的修養如何着手」？這實在是一個難題。原來藝術包括繪畫、音樂、雕刻、文學等等，範圍極廣，要期待偉大的成就，自非就自己個性，選擇某一部門專門研究不可，曾文正說：「掘了九十九井，看不及泉，終難免渴死」。所以最好倘若性嗜音樂，就去專門研究音樂，倘若性嗜繪畫，就去專門研究繪畫。

不要好高騖遠，弄巧反拙，不若對於藝術的修養，有幾點是共通的，(一)多求名師，孔子曾問禮於老子，問樂於其弘，聖人尚且如此，何況一般的人！(二)多尋名作，多聽名樂，如參觀美術展覽會或出席音樂演奏會之類，以資揣摩而取長補短，(三)常接近自然，希臘官家亞里士多德說：「藝術是自然的模仿」，自然能給予藝術家們啓示實在太多，所以藝術家必須從自然學的，總括一句話，就是要求自己努力，要有恆心，顏氏家訓有云：「天下事以難而廢者十之一，以惰而廢者十之九」，曾文正云：「凡公幹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此一事，若屬不辦，不可見異思遷，做一事，若屬不辦，坐一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這真是我們極好的座右銘。

二、要學習寫作，只有四個字：就是「多讀，多作」，不過這裏所說的「讀」，不但要「多」而且要「精」。小泉八雲說：「一個學生應該首先記在心裏的事，就是一本書不應當只為娛樂而去讀。受過一半教育的人，為了娛樂而讀書並不足羞，因為他們力量不足去欣賞真正偉大的文學，更深遠的特質；但是期望自己是一個創作家的青年，就應該把自己訓練一下，決不要只為娛樂而讀詩書」。精讀的訣，就是作筆記，那樣，你讀過東西才能成為自己的血肉，寫作的時候也就左右逢源了。
朱雲影

會通員訊

新書消息

中文之部

甲·新書

類別書	名著譯者	出版年	出版	價格	備註
大眾經濟學講話	黃宇植著	民國二十九年	上海中國圖書經銷公司	一、二〇	
小學教師必備	白勵生著	民國二十九年	重慶正中書局	一、八〇	
中山先生教育思想述要	楊公亮編	民國二十九年	重慶獨立出版社	〇、四〇	

國立中央
圖書館編

本刊徵稿簡約

- (一) 本刊為供大中學生課外閱讀及輔導一般自修青年之刊物，全刊分(1)學術論著，(2)學術講座，(3)讀書指導，(4)生活指導，(5)圖書評介，(6)會員通訊，(7)新書報告，(8)文化新聞八欄。除由指導委員及學術機關學校團體擔任常規稿外，歡迎投稿。
- (二) 投稿 篇數以約兩千字至五千字為適宜之稿件，惟學術講座除外。
- (三) 投稿須繕寫清楚，并加新式標點，譯稿請附寄原文。
- (四) 投稿一經揭載，每千字酌送四元至六元津貼。
- (五) 投稿揭載後，版權歸本刊所有，但事先特別約定者，不在此限。
- (六)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者請先聲明。
- (七)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需退還者，請在稿端註明，并附足退回掛號郵費。
- (八) 來稿須書明真實姓名及住址。
- (九) 來稿務請掛號，寄至重慶郵政信箱十七號中國文化服務社讀會。

社會科學類

應用科學類

文藝類

史地類

世界體育軍備	民衆教育實施法	地方行政制度	行政學概論	防空教育	政治經濟學史 卷一	國際婦女運動	現代知識階級	開明兒童教育法	軍事教育概論	童子軍教育概論	農業合作經營論	材料圖解學	家庭與衣服	蛙龜養殖法	運動生理學	中國文法學初探	快樂的知識	怎樣學習文藝	二次大戰珍聞集	世界文化史大綱	馬來亞歷史概論
楊 杰編	陳紹琳編	沈松林編	劉世傳編	國宏編	李俠公編	中國圖書	汪遠編	朱鏡聲編	葉心安編	沈雷編	王世穎編	楊維剛著	錢源民著	周切千譯	蔡 翹著	王 力著	林如澄譯	史美鈞著	郭力編	唐易庵編	張禮千著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重慶正中書局	上海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重慶商務印書館	重慶商務印書館	重慶商務印書館	上海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重慶正中書局	重慶正中書局	上海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重慶商務印書館	重慶商務印書館	重慶商務印書館	重慶商務印書館	重慶商務印書館	重慶商務印書館	重慶商務印書館	重慶商務印書館	上海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重慶商務印書館	重慶商務印書館
〇、八〇	〇、六五	〇、四四	四、〇〇	〇、三〇	三、三〇	〇、八〇	〇、六五	〇、五〇	〇、五〇	〇、四九	〇、四五	〇、四五	〇、四五	〇、四五	〇、四五	〇、四五	〇、四五	〇、四五	〇、四五	〇、四五	〇、四五
中山文庫	大學叢書																				

註

編者後記

學生時代，是人生的黃金時代。誰負了這個時代，誰就沒有前途。在學生時代，成就一個好學生，將來出身社會，才是一個好國民。但好學生的條件很多，陳翰笙先生恰針對病，提出幾點。這是值得大家採納的。

總裁的功業，得力於總裁的修養；總裁的修養，又得力於總裁的讀書生活。鄭鶴聲先生將總裁四十歲以前的讀書生活，很詳盡的給我們一一寫出，真是極珍貴的材料。希望大家努力效法總裁讀書的精神！

墨子是極難讀而且我們應該讀的一部書。馮盛生先生將其論知識的一部份，整理出來，而自成體系，給了我們不少的便宜。還希望讀者能由此去作更進一步的研究，至為墨子的全部精神！

黎錦熙先生的方志今體序，不但意思很深刻，而且文字也很優美，黎先生在本刊發表，是我們應該感謝的。

怎樣研究行以學？范揚先生提示了正當的途徑。「書燈」在目前確實成問題，陶元珍先生注意到，真不算「國貨」。

讀者有意見，請隨時函告。本刊的發榮滋長，一半在本刊同仁，一半還有特於社外愛護本刊的人們！

NEW BOOKS (西文之部)

Philosophy

1. Gable, Paul
We call it human nature. 120P.
N.Y. Harpers, 1940. \$2.00
2. The philosopher of the common man
N.Y. Putnam, 1940. \$2.75

Social Science

3. Eccles, Marjorie S.
Economic balance and a balanced budget. 320P.
N.Y. Harper, 1940.
4. French, Paul C., ed.
Common sense neutrality; mobilizing for peace. 255P.
N.Y. Hastings House, 1940.
5. Herring, John W.
Trails to the new America. 160P.
N.Y. Harpers, 1941, \$2.00
6. Pfankuchen, Jewellina
A documentary textbook in international law, with questions and problems. 1062P.
N.Y. Farrar & Rinehart, 1940.
7. Stewart, Michael
The British approach to Politics. 435P.
N.Y. Norton, 1940.
8. Summers, H. B., and R. K., Comps.
The railroads; government ownership in practice. 141P. N.Y. Wilson, 1940
9. Williams, Aubrey W.
Work, wages and education. 57P.
Mass. Harvard Univ. Pr. 1941. \$1.00
10. Zimmern, Sir Alfred
Spiritual values and world affairs. 172P.
N.Y. Oxford Univ. Pr. 1940.

Science

11. Hamilton, E. R., and Page, A.
Geometry; including trigonometry. 443P.
Lond. Univ. of London Press Ltd. 1940. /-3.

Useful Arts

12. Reppicke, Norbert G.

The manufacture of paperboard. 50P.
Chicago. Board Products Pub. Co.
1941. \$1.5

Fine Arts

13. Boyd, Morrison Comegys
Elizabethan music and musical criticism. 363P.
Pa.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0. \$3.50
14. Taylor, Demms
The well tempered listener. 333P.
N.Y. Simon & Schuster, 1940. \$2.

Literature

15. Adler, Mortimer J.
How to read a book. 390P.
N.Y. Simon & Schuster, 1940. \$2.50
16. Colby, Frances Fairbridge
The black winds blow. 369P.
N.Y. Harrison-Hilton, 1940. \$2.50
17. Greene, Graham
The Labyrinthine ways. 301P. N.Y. Viking. \$2.50
18. Hamson, Knut
Look back on happiness. 276P.
N. Y. Coward-McCann, Inc. 1940 \$2.50
19. Hine, Muriel
Man of the house.
N.Y. Appleton-Century, 1940. \$2.0.
20. Lee, Fanny Heald
These are brothers. 306P.
Dodd, Mead, 1940. \$2.00
21. Weld, John
Don't you cry for me. 494P.
N.Y. Scribner, 1940. \$2.75

History

22. Chubb, Thomas Caldecot
Aretino: scourge of princes. 478P.
N.Y. Reynal & Hitchcock, 1940. \$3.05
23. Faess, Claude M.
Calvin Colledge; the man from Vermont. 522P.
Boat. Little, Brown & Co. 1940 \$4.75
24. Winslow, Ola Elizabeth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466P.
N.Y. Mac Millan, 1940 \$5.50